

五大洲述界錄

一函
四冊

五大洲述異錄目錄

卷一

六國記

德奧意
英法俄

德皇游廠

麻力哥魯野人

亞齊島主問答

峇利奇刑

土酋饗餐

昇球幾墮

水底火車

五大洲各國幅幘約記

挾制

各國禮儀

五大洲

蛇救火

美國鼎興

摩爾奈國

女參議

倫敦大賊

婚禮奇聞

天下奇圖

五大洲各國人數約記

癡童

拔鬚

德皇遊暹羅花園小記

富雄列國

砵羅治島

胡椒糝肉

外國賭案

毛人

故妃控案

外國笑話

外國年景

遊扶桑本牧記

星亞釐三部島

卷二

曬元

喜羅連島

雲中跳下

威士哥沙島風土小記

好望角駝鳥羽

帆船新器

暹羅風景

誅不孝

新嘉坡古蹟

石大無朋

飛頭蠻

葡萄牙建國記

墨西哥國

正人倫

象牙

供牌

專治門口良方

回回教

判案新奇

泰西奇案

童會

披虎皮

冰上行舟

護船妙製

紀阿爾蘭國事

捉象

奇人

陰司總甲

降頭術

巢樹女兒

日國鑄錢

奇官奇審

獨出冠時

吸烟教

古桂記

白浪山迎陵鳥

狎妓焚鬚

卷三

格蘭脫軼事

海外奇談

清泉療病

報務溯源

試目巧計

竹鮑花猪

唐山礦略

越裳紀俗

越南土產

做鬧熱

羅馬國椰斯廟

鬼父謝恩

不忘故主

貞節

異想天開

乾亨鉛錢

奇配

破法

茶寮春影

補肉接皮

婁賢妃親筆

朝鮮狀元

梅鶴堂

形容絕倒

債卦

書愚

石印圓明園圖

澎湖

金礦

易腿

賣友慘報

菜園拾金

俄疆客述

入高紀程

俄皇苦趣

新嘉坡端陽景致

氣球險事

虎蛇鬼三險

霜裏聞雷

卷四

字辨

哀英將軍戈登文

急智

飛盜

晚香莊

俄黨

奇創

俄德與英法國勢

新嘉坡稅例

爭坐位

蘇館

當暑反涼

金陵客述

空谷傳聲

歐地桑創電氣機器記

貢鹿

僧道儒

俄將執事

高麗七奇

黑旗聲威

古魯山

海外扶餘

戲擬蔡孟詩示

射響靶

拔牙妙計

纏足二則

地震先兆

貢鹿

貢鹿

貢荔

說荔

豐湖修楔

韓使清談

土司入貢

游愚園小記

青巖殺賊記略

龜癖

盆梅妙景

斷髮笑柄

珠海春遊

夜臺幽詠

十七寶石齋

燈心救命

日本文士岡鹿門

勇僧

名將紀略

烏思崙島

牛阻火車

厯刼為僧

各國稱謂

蜃樓海市記

在禮教

貨郎遇鬼

白門年景

紫陽山景

坐紅臺

齋百怪

冷淘

如意禮

門鵝

生入棺中

說夢

硃春

愛妾殺妻

湖山攬勝

錢本草

李忠武公降乩詩

走百病

庸醫殺人

句用藥名

五大洲述異錄卷一

吳縣蔡牀舊主偶輯

上海曠觀仙史校字

六國記

德奧意
英法俄

今夫六國之強。為首。法次之。奧意又次之。德自散為列國。時統屬於奧。倚庇於俄。受制於法。英聯法而意附法。德亦無可如何。迨君相同心。南北合力。一戰勝丹馬。再戰勝奧。三戰勝法。十年間轉弱為強。修軍政。定國制。揣敵情。又引領四顧。英為姻婭。奧為同盟。意為新合。自無可慮。獨法為仇國。雖加要結。不能得其歡心。然法非俄助。借俄兵以牽制乎德。法亦無如德何。法之動靜。俟乎俄而俄日強大。近與德又常有競心。吾故謂德有事。雖患在法而實在俄。夫奧之為國也。與英地不同。圻交涉較少。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與德爭丹馬地。德破其國。仁取餉而未索地。但惡其黨教而擯之境外。仍還其自主之權。此恩何可忘也。意因德法與奧戰。奧敗而意取其邊郡。此原意之故地。奧亦無嫌。

所患者法或破德唇亡齒寒與故和意敵法以保德即以自保而俄處與

北尤屬隱憂與君近雖賢明西南已失威內薩勿蘭於意西北又失荷蘭於德而其國內列邦又不如前日之戴奧為共主西折已多轉而東顧俄人又扼其吭奧之瑪加族又大半與俄同為斯拉夫族每聽俄人指揮近日土屬之而美尼亞塞爾維阿們的內哥等國俄又時時擁護之隱生樹敵之嫌各蓄井兼之志吾故謂與有事不在德意英而在法之助俄俄因借法以窺與

意之為國也去俄更遠風馬牛似不相通而不知俄若取與即與意鄰法若取德豈容意在且俄法一合法平其西以水師扼直布羅陀口俄平其東以舟師下蘇夷士水道意之立國雖為地中海水陸戰守之衝而全海首尾俄法既司其筭意自必橫困於中英亦孤立而海上之貨船戰艦所以通運中西者歲以萬千計不又將拱手而受制於人乎吾故謂意有事必先聯德與次又聯英以近拒法而遠拒俄

英之為國也其約束羅馬教章程與德意皆合與雖奉教之可亦於英無責言

意有隙可乘而俄國以於中取利是猶養虎自衛計亦左矣夫以各國之情如此俄受各國之忌又如此而法必觸各國之忌以拂其情又所謂千夫之指不疾而死也然則各國互相訂約遂可長恃乎觀維也納約視侵地有如王家故產各守疆圻不踰時而德法一爭意與一戰德意遂不知有維也納約而各成合并之基矣又觀巴黎斯約禁俄兵船出黑海而德之戰法先遣使訂俄戒毋出兵助法勝法之日即准其黑海屯兵自是俄之黑海兵船往來如織舉巴黎斯約拉雜催燒之矣盟可尋也亦可寒也凡交涉之無大重輕者可以盟約要之若夫兵事之興機宜倏變盟約所難拘守也戰勝者強各國亦從於強令而已然而歐洲多事之日正中國無事之日及閒暇以明政刑時乎時乎其可或失也哉

五大洲

地球中水約占四分之三土約占四分之一故土之外皆水也一水汪洋何從識別然中國舟行不遠故難臆說獨歐洲諸國自前明時遣巨艦尋海而知真

形乃繪圖註說如印泥劃沙之可辨。昔人言海外有九州。今考泰西人環海五大洲全圖。海外更不止九州。天下八十一洲之一。今其圖亦無所謂八十一洲。海乃水溢出於地者。地盡處復有大瀛海環之。天地之際在焉。似也。而上世山海經奇奇怪怪。多疑其說近子虛。即近時海國圖志。海國聞見錄。亦與今日全圖未盡脗合。蓋大地之上環北冰海而生。披離下垂如肺葉。凹凸參差不一。其形環北冰海之東半者有三洲。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阿非利加。三島皆相連屬。其環北冰海之西半者。曰亞墨利加。別為一洲。其西北隅即亞細亞之極東北。中隔海港約六十里。今俄人跨踞其地。西人又將南洋澳大利亞羣島劃為一洲。故亦稱海上五大洲。瀛海東西可通而南北不可通。其東道西人舊繞阿非利加之南。岌岌處水程多二萬餘里。今在開埃及之蘇彝士河。取弓絃直路。故水程甚捷。其西道則舊繞南亞美利加之鐵爾聶離依休勾。取道固紆。風濤尤險。今則擬開美洲南北亞美利加交界之巴拿馬河。水程亦近二三萬里。茫茫巨浸中。一帆周歷。天涯真不啻比鄰矣。若海之北極。西人有志於探測。

意之今王痛前王受制於奧。嘗朝英皇。借其威以立國意之慕英有素矣。德太子妃為英皇女。故師丹之役。法雖聯盟。亦不忍助法。以攻德。德之受英賜多矣。與君好會稱觴。亦必以英德並稱。奧於英亦心折久矣。惟法與英向為仇敵。法嘗舉兵助華。威頓而英失美國。法皇拿破崙第一每歲在英之對岸增造戰艦。志在攻英。以德皇一言而止。近失英助。法怨更深。故遂餽俄以撓英土耳其。及撒馬兒罕等處。印度之屏蔽也。俄無法援地。已日闊。法忽俄助。地將日侵。要之俄為虎狼之國。地大物博。素稱雄長。一旦席捲歐東之地。守津要。蹈隙瑕。英即首被其毒。諸國其亦能晏然已乎。吾故謂英有事必結德與意以阻法。而即以抑俄而保英。

至若法之為國。聯英則強。失英則弱。自英不援。遂挫於德。意國之中興。法王所卵而翼之者也。近以法敗。且公然取法所保護之教皇羅馬城。復還其都。恐法詰問。因附於德。彼此俱新合之國。理固宜然。法素助意攻奧。故法與奧亦不和。雖欲結奧攻德。而與奧德皆出德意志。族情好更親。法即極力挑唆。亦終無益。

外此惟俄可結。俄之強又非昔比。法故深相結。而法非果愛俄也。法曾破俄之墨斯科舊都。又禁俄不使南牧馬於大奴皮江。又藏護波蘭黨人。志在禍俄。已非一日。特以今之時窮勢蹙。不得不俯就乎俄耳。吾故謂法有事亦不啻乎德英意各國而必因乎俄。

若夫俄之為國。務求闢地。前王以此為貽謀。後王即以此為繼述。西界各強國。俄斷不能西出半步。東界土耳其久已涎想。特以款項未充。輪路亦一線僅通。故遲遲未發。且兵貴神速。俄若取土。必使他國救之不得。爭之不能。乃為勝算。俄前主嘗謂德主曰。地不加廣。何以自娛。願德取荷蘭。俄取土國。而德不許。與亦慮俄無厭。特訂約於多拏河上。各不侵奪小國。置為屏藩。德固主是說。即意不鄰俄。近列為大國。與聞歐東之政。亦主是說。英素執土邦之政。更無論矣。俄地伏處冰天。逐鹿常後。每欲開拓南疆。而各國撓之。法獨附之。論歐洲兵力。惟俄德法三國能獨自成軍。餘皆借助別邦。始能取勝。法稔知德而外。非俄莫濟也。而俄亦非不知法之狡詐。姑借其力。震動歐洲。以幸大局之一變。或英德與

者已三百餘年。當西歷一千五百五十三年。有西人駕數舟擬超北極以達中國。泛入層冰。人船盡沒。迨五百七十六年。復有西人擬取亞美利加洲之北。以入中國。行至冰海而還。至六百十六年。英人八分至近極之處。名灣而還。為國人言近極之狀。人多疑之。近有人復至其地。始信。其後英議院募人通近極之路者。賞二萬磅。而格致會人尤重其事。測探還者。皆出國門郊送以待。而測探者。或為野人所食。或尋得荒島。或舍舟用車。而冰消時。車之退不及冰之融。以致陷沒。或泛洋經年至一處。羅盤針死。名為電氣極。或至八十一二度。隱隱見高山。或云近極五百里有冰帶焉。過此則草木禽魚微有生氣。或至美洲之北。峽界橫一線。界斷太平大西兩洋。名之曰威爾斯公。而其最慘者。則莫如傳蘭克令兩船。人口皆凍死冰洋。其妻葛履芬氏親詣部院號泣自陳。謂若不為蹤跡。即蹈海死。魂如有知。當往尋之。朝廷感其義。遣人尋之。不得。後其妻破家購人再三尋索。始得之冰洋間。船膠灘際。髑髏數堆。檢出日記一卷。誌諸人死期。蓋後死者所為也。歸語其妻。示以日記。內別載用物。有銀杓數柄。與携去之數。

相符。妻始奠酒招魂為衣冠之葬焉。然西國當數百年前。取道西北志在通商。今洋船泛海。舍風帆而用輪舟。來華捷徑。又有蘇彝士巴拿馬兩水道。無事冒冰洋之險矣。而近年瑞典美奧諸國。皆遣船測量。德國且欲輪派數船。每年長駐移近一處。以逼北極。兼察其週年海水之高下。風力之柔勁。方位之向背。以資格致。亦不過為博物之一助而已。獨是北冰海人皆知之。而南冰海人未之前聞。不知赤送為日馭之常軌。在其極北。即閩廣南亦在北黃道內外。故去日愈遠。其地愈寒。由中國南海而更南至婆羅洲一帶。正當赤道之下。故其地隆冬如夏。再南而至南黃道限。其氣漸平。再西南而至阿非利加洲之岌樸。則已見霜雪。又再西南而至南亞美利加洲之極南。已近南黑道。故盛夏亦滿堅冰。不啻北黑道之冰海。推之東南與大利亞島。亦與中國南北寒煖易位。蓋其地又在赤道之南。故又去日愈遠而漸寒也。南極之為冰海。夫復何疑。或又謂大地環北極下垂。土在上而水在下。故極南無片土。然英法美西班牙曾遣船南測。則見南冰海各處。仍有人國。但廣狹未詳。斯難記載。夫飛頭貫胸之國。焦僥

聶耳之民。古人言之鑿鑿。今西人環海周行。俱渺無所見。豈古人盡屬寓言哉。惟俄羅斯日耳曼之極北部。其人甚小。約中國人身一半。以犬為馬。以鹿為牛。再北穴冰而居。或長晝。或長夜。但衣冰獸之皮。點巨魚之膏。血肉則供其飲食。近今郭公嵩燾嘗親見之。筆之使西紀程。殆世所謂小人國歟。若南亞美利加之極南。又有一種人身極長。比中國更長一半有奇。殆與極北之小人國遙遙相對。又殆所謂大人國歟。至南洋之黑人。歐洲之白人。亞美利加洲之紅人。更常常習見。特因土著所生。其色各別。五官支體。仍無大異。恐此情此理。自懸天壤。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雖海外能自外生成乎。若天委蛇傍徨。罔象之妖異。蛇山鼉梁。蛋市奇離。金珠珊瑚。晶石之寶藏。蛟女。人魚。海和尚之現潛。航海者數遇之。豈能罄竹書之。而所謂海上三神山。如蓬萊。方壺。瀛洲。為神仙之窟宅者。罕問其津。豈真山在虛無縹緲間。舟將近。輒有風引之去。而非凡軀所能至乎。方今中外締交。乘槎奉使。尤多紀述。則得之耳聞。不如質之目見也。

德皇游暹羅花園小記

西報云。德國皇子往遊於暹羅國。藉以覽其民俗。考其政治。非徒為尋常遊歷計也。未入境時。暹王命以羅多士花園為皇子小駐。幃帷之所。園中珍禽詭獸。異草奇葩。莫可名狀。亭臺房室。陳設輝煌。服役之人。足供使令。並有暹羅官數員。為之指揮傳命。蓋以皇子遠來。篤念邦交之義。禮隆誼厚。朝廷亦視為罕覩之典也。暹王蓄有馬匹。購自新金山。驕電追風。可稱神駿。有巨象性極馴擾。近人不驚。其馬車則旋轉輕靈。刻劃工緻。其馬兵則衣甲鮮明。如荼如火。此外有樂兵節奏。鏘鳴悠揚。入聽其隨御之軍。則意大利國人所管教。步伐整齊。今悉命陳列園中。以壯觀瞻焉。方皇子將至之時。園中士女雲集。或三人或五人。分坐一隅。鬢影衣香。時相接也。園中遊客。與裙釵款洽者。尤極殷勤。往往蘭麝肅。親茗。頭先獻。俄而眾音畢作。人語喧傳曰。皇子至矣。於是鵠立環觀。則見皇子偕先鋒同至。暹羅官及各國紳商。趨前迎之。有德國婦女。並在其列。皇子相與敘談。各操土音。雖在他鄉。無殊故國。又片時。聞暹王亦將至矣。遙見馬兵前驅。御林軍擁其後。王至園前。即下車而入。皇子及隨員各國紳商。趨前迎迓。暹王